

小峴山人詩文集

小峴山人文集卷四

無錫秦 瀛凌滄

重修武康縣學記

古者學校之設所以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衆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而治教隆三代
以來未有易之者也秦時學廢至隋唐之際天下始立
學然惟通都名城有之又或有夫子廟而無學舍宋慶
歷四年詔天下皆立學迄於今下州小邑無不有學蓋
綦盛矣顧縣之有學縣大夫惟春秋釋菜一蒞其地校
官課士其賢者亦惟帖括是務而先王建學明倫之意

多闕不講是所謂學者存其名而喪其實士習之些窳
民風之澆漓率繇乎此武康縣學創自宋天聖中爲最
古而規制頗陋厥後屢有興作具於縣志乾隆甲午己
酉間一再葺治近又日就墮圯江右龔君濬宰斯邑謀
所以修之者會邑人費明經樹木亟請於君迺偕司教
徐君寶璵龔君大有督其邑之士民輸緡庀材而明經
實司其事先大成殿次門廡齋序鄉賢名宦祠以及明
倫有堂魁星有閣皆沿其舊而重新之又度地遷啟聖
宮及忠義節孝祠而增爽塏焉別於明倫堂之東建文
昌閣桃李蹊宮牆之西築一簣山亭牆外繚以周垣鑿

泮池而構石梁其上功宏費鉅其制咸視舊有加余考
宋自南渡以來浙江人材之盛甲天下朱子講學浙東
士之承其學者各有淵源洎於元明黃潛柳貫吳萊宋
濂劉基章溢之徒皆出乎其間而浙以西或邈焉邇者
婺處溫台諸郡其學漸衰而杭嘉湖三郡人文甲第乃
大盛於昔然士都溺於詞章其講肄先王之學以自淑
而淑諸人者邈焉無聞今龔君令武康首汲汲於此蓋
不惟以科舉之業期茲多士將使邑之人游於庠序學
校無不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以興起於學
夫學校者教化之本教化者治之本也武康小邑耳由

小坡山人文集 卷四
邑而推諸郡由郡而推諸天下邪慝不作而甌亂不興
胥是道也是役也經始於嘉慶元年丙辰二月落成於
三年戊午九月余以五年庚申二月爲文記之屬余文
者邑明經徐生熊飛也

重修海寧州學記

海寧州隸杭郡舊爲縣其學稱海寧縣學乾隆三十八年

詔升海寧縣爲州而學亦因之升雖地僻濱海

高宗純皇帝閱視海塘屢駐蹕焉實爲

聖人過化存神之地州之人士沐日浴月益當龔黷軒舞於休明之邇治是則右文興學固有教化之責者之事與海寧千古爲鹽官宋紹興中重建學宮吾郡胡公珵記之中爲大成殿殿後爲啟聖宮旁爲明倫堂前有頽池則淳熙初鑿也嘉慶三年瀛以監司按部數至海

寧謁孔廟堂廡寢筵構櫨榱大半彫剝弗及時治思
益頽圯迺鳩州人謀所以輸貲而訓工者州人踴躍趨
事共輸錢若干緡梓匠陶旋輻輳畢臻越一年工成嗚
呼古者三代聖王之治無不一出於學自二氏之教行
浮屠老子之宮雖婦人孺子且有耗金錢以事崇奉者
若黌序或反置之今海寧學久不脩而其士民樂瀛之
有是舉也景附響從受命恐後亦可見人心之所同然
仁義禮知之德凡民實與聖賢同具擴而充之無不可
進於善而孔孟之教漸揉於斯人者久而不泯王者因
之爲政以興禮樂以同風俗其不以此也夫抑海寧自

宋張無垢先生以來代有賢喆近如陳文勤公在

高宗純皇帝初年爲宰輔以理學著稱今生於其邦者
既習聞鄉前輩之風由是士皆務有本之學蘊道畜德
發聞鄉閭以出而爲用於

朝廷而型仁講讓民俗日淳則風教之原於是乎在工
既藏州人請記其事乃不辭而爲之庸諗州人慎毋外
名教墮禮義以負右文興學之意焉時知海寧州事張
玉田涿州人學正李作瞻永康人訓導汪崇龍游人

。重修新昌縣學記

三代以上。聖王之治。無不一出於學。其德則仁義禮智。其行則孝弟忠信。其術則詩書禮樂。其時自上達下。無不立學之地。其子弟無不學之人。瞽宗之典。大昕之徵。胥是道也。三代以降。教尼不行。學或隆或替。要皆失聖王所以立學之意。而學乃不在上而在下。繇是有異端之學。詞章之學。科舉之學。雜然並興。紫陽朱子奮然於千載之下。以斯道爲己任。所至浙東各郡縣。流風餘韻。迄元明弗衰。而新昌則亦朱子讀書地也。新昌故有學。建自紹興十四年。在城之東南。自南宋逮今。廢興屢矣。

乾隆中邑人呂基緒嘗獨修大成殿及東西兩廡餘三十年復就蹟侈其從子保又出私錢揆時召工畚築塗堊廟庭堂廡講舍學廨靡不畢新經始以嘉慶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考成以嘉慶五年四月朔日計糜白金若干兩有奇呂故新昌著姓基緒等先後興事不勾官繒不謀它姓其慕道嚮義之誠無避於財而勇於善殆亦聖人之教浹於人心者如此其至邪學旣成會權新昌令莫君景瑞得替來杭州偕學博陸君以誠項君其琳請記於余新昌雖小邑其民風俗淳朴非浙東它縣之所能及且其地多名山天姥南明諸勝磅礴扶輿宜其

鬱爲人交。又有朱子之遺澤。涵濡泳沫數百年於茲。後之人當必有辨風感起者。而教育蒸陶以共成一邑之治。則又賢有司與師儒責也。夫堯舜之道。得孔孟而著。孔孟之道。得朱子而復明。入斯學者。不徒習夫筐篚籩豆金革絃匏之器。升降作止。盤辟綴兆之容而已。余故舉聖王所以立學之意。以告新昌之士。毋惑歧涂。毋枉俗學。居敬窮理。以立其體。而知類通達。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其施之天下。則人才陶淑。而有化民成俗之美。此朱子之所以爲教。而卽聖王立學之意也夫。

重修義烏縣學記

義烏故秦烏傷縣其建置最古而縣學之建則自宋崇寧後遷徙不一南宋時朱子講學浙東而呂成公亦產於婺徐文清游朱子之門能聞其師說以迄於元明薪火弗絕明初宋文憲得黃柳之傳以著作爲開國文臣之首而文節王公其文章實與之埒卒以抗節死雲南蓋不獨天地精英之氣與夫人文之運聚於一方且薈粹於一時亦由朱子扶世立教縣延於二三百年之久者其功至大且遠也我

國家尊崇正學海內人士靡弗識所嚮方而義烏學人

未修缺焉有待海寧楊君秉初余曩所舉孝廉方正也
以嘉慶九年攝義烏教諭事爰諭諸縣大夫長白廣君
住訓導陳君一枝暨都講張翺等各蠲緡爲倡不兼旬
而貲集庀材鳩工閱兩月竣事共糜白金二千兩有奇
殿廡門屏旣飭旣治董其役者前教諭余君璫訓導李
君錫齡也余惟學校之教所以復人性而成人材其用
在天下其傳在聖賢上之天地民物得其理下之仁誼
禮知孝弟忠信致其實古來教化之興調風正俗率由
乎此義烏向稱望縣人物之盛接迹於古今幸逢

右文之代轉邈焉無聞豈人材放失果不如昔歟抑地

氣爲之歟楊君以學博權事於茲躬先倡導材不賦而
羨事不勞而成推其意以勸學而講藝詵詵多士日漸
月摩以漸無愧鄉前輩之風當非僅以辭章佔畢爲足
媒爵祿貿軒裳云爾也余方位於

朝楊君以余嘗官浙中樂聞斯舉寓書京師乞記其事
余聞學在縣治之西繡水繞焉城外諸峯聳翠環碧諸
生入學鼓篋知必有聞風興起者矣

重修欽州學記

欽州僻在海隅距廣州且二千餘里山川奧邃地連安南於嶺嶠最爲荒遠顧自漢晉以來人物如甯純能以詩書教其宗人蠻俗嚮化原悌策試賢良得上第厥後姜神翊官刺史令行政肅子人輔以制策異等歷中書門下平章事直諫有聲之數人者皆名炳史策亦云盛矣州學舊在城南門外宋治平元年移建城東自是遷徙靡常今學在城內州廨之右明嘉靖間始創康熙三十四年游擊陳君名誥者因其舊而加繕治焉大成有殿明倫有堂崇聖有祠兩廡及名宦鄉賢亦有祠以迄

戟門櫺星門月臺泮池之屬靡不備歲旣久復就傾陟
知州事堯君慨然曰學校者治之本也其曷可緩迺首
蠲金爲倡而學正楊君訓導何君共襄厥役工竣州人
刑部主事馮君敏昌丐言于余馮君高才博學崛起荒
徼海內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有馮君於以知川巖
靈淑罔間逖邇而學校爲人材所從出學興則材盛自
茲以往風教所蒸鬱爲翹秀彬彬乎意必有如甯氏姜
氏者排肩而起馮君豈得專其美歟宋淳熙中州守相
州岳霖有事州學南軒張子記之以爲人材造就必有
化行成俗之美今

國家醱化四洽日所出入涵詠道惠諸君興學之意不
異岳侯惜無大儒若張子者爲之記其事也夫士風淳
則民俗亦淳山陬海澨含生負氣之倫磨揉遷革消其
頑犷之習以日臻朴茂余方司臬粵東與有彌教之責
而適樂觀其成應馮君之請而爲之記不亦忝歟學以
嘉慶某年某月始工訖以嘉慶某年某月計糜費四千
兩有奇堯君名懋德四川峨眉人由舉人知是州楊君
名汝桂某縣人何君名廷瓚某縣人例得並書

重修東林書院記

代

吾邑東林書院、昉自宋楊龜山先生、政和中倡道東南、流寓於此、明顧端文高忠憲諸公、相繼營構、講學會友、爲一時海內人宗、而鉤黨之禍、以起、書院亦燬、逮入本朝、撫吳使者、睢州湯公、商邱宋公、儀封張公、先後道無錫、必瞻謁道南祠、與諸生講求性命之學、崇堂修闢、悉復舊觀、道南祠者在書院之左、祀龜山先生以及配享諸君子者也、它如燕居有廟、三公有祠、依肅麗澤有堂、再得有廬、肄業諸生有舍、最後則時雨有齋、百數十年以來、歲逆院長主講席、脩脯膏火取給於官租、旣又

資罰鍰以廣其額至於今無廢然所謂肄業者不過習科舉之業商邱公之書院記曰學者務爲記誦佔畢裨販以馳騫於利祿得失之塗蓋去前人初設書院之旨遠矣嘉慶二年錢唐費公來撫吳時桐鄉馮編修鷺庭爲東林院長見書院久未葺且舊制略備而學舍未周具言於公公故嘗守常州屢至書院矍然曰此使者責也遂首捐俸緡僚屬咸樂爲助屬某董其役而某復與邑人同集金若干兩揆時庀徒鳩而新之增建學舍十楹而門外舊址之廢爲圃者歸其直於圃人繚以周垣高其閘闕以通行者工旣訖存其羨而取息焉課之日

得若干縉給諸生膳來觀者僉曰惟茲訓工繫公之功至是公已遷兩江總督今年夏以閱武過此躬詣東林周覽堂齋徘徊久之於戲推公之意方今

治化日隆天下共偕於蕩平之路無復有朋黨門戶之患而諸生誦誦從業日鐫月剝將使游乎道德之圃獵乎仁誼之囿若僅務爲記誦佔畢稗販如商邱公所云者豈惟非前人勸設書院之旨抑亦豈公之所望於諸生與是役也經始以四年三月落成以是年十月某不敏竊嘗與於茲事爰書顛末並列各款如左冀諸石庸諗來者

。重修敷文書院記

敷文書院在鳳山門外萬松嶺上舊名萬松書院建自明宏治中浙江右參政周木其後屢脩屢圯

國朝康熙間巡撫范公承謨重建伏遇

聖祖仁皇帝南巡幸書浙水敷文四字以賜書院易名敷文始此雍正十一年

詔直省各建書院給帑金頒經籍弄焉乾隆辛未以來疊邀

太上皇帝時巡駐蹕

寵錫詩章多士于于喁喁樂觀

國光菽林盛事亘古未有歲乙卯瀛承乏監司頻過此
見廊廡傾欹堂室滲漉院長及諸生祇以課日來會平
時則不復居書院會前撫覺羅吉公檄瀛司院事無何
吉公遷粵督去而今撫長白玉公來瀛亟請予公葺而
新之以嘉慶二年四月經始六月訖功厯費錢五百緡
有奇而缺者完蠹者堅黜者聖境者巽適御史仁和潘
德園先生以

予養在籍延之爲院長諸生旣慶得師而又樂書院之
重新也十一郡之士一時翕集絃誦之聲倍盛曩昔余
聞古者書院之設自南宋始領之以山長有誦誦之益

有肄習之美。實與學校相表裏。及其既衰。鹿洞嶽麓。僅存具文。而先儒之遺迹泯焉。且自舉業興。而所謂講誦肄習者。區區帖括之末。近來學者。日趨苟簡。百家諸子之書。且束而不觀。而聖賢脩齊治平之學。其討論及之者。尠矣。兩浙山川雄秀。人文甲海內。而省會爲多士輻輳之地。我

國家菁莪化育。涵濡漸漬。大吏甄其才之尤雅者。錄入書院。日有給月有膳。又禮請名師。以程課之。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韓子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今省會之有書院。萃十一郡之

俊造相與觀摩旣無患其獨學無友而又得師而從指
講口授可以知所嚮方學者闕六籍之精微探聖賢之
奧窔他日出身加民發於事業皆殖本于是而非徒以
其文云爾也余爲識重脩歲月而并爲述所聞以告諸
生其請余文者則監院候補教諭陸夢熊仁和人馮俊
倬桐鄉人俊倬卽董斯役者例得並書

烏鎮分水書院記

烏鎮舊名烏戍湖州之烏程歸安所治地也鎮之東爲青鎮隸嘉興之桐鄉煙火相望故又名烏青鎮鎮有墩焉浙西之水發源天目歷苕霅入瀾溪分九派而匯于鎮明同知羅斗就水口築墩曰分水墩桐鄉沈兵備青齋世居于是乾隆丙午兵備自山東運河道任歸思其鄉人失學無師而人材之卽于砦窳也建書院于墩之上卽顏曰分水前後屋凡若干楹堂廡庖湑畢具歲延師課生徒其中以一鎮而聚三邑之士烏庠盛矣今年春兵備及桐鄉令李君廷輝以膏火絀于貲謀諸余爰

偕守令各蠲俸緡而逆平湖進士徐君爲主講古者士無不志于學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設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屬以董之無非學卽無非師也蓋野處之秀教而成之可爲卿大夫之選不教則將入于莠民而不自知于是董之以師講明于孝友睦婣陶淑于詩書禮樂磨揉遷革而俊造繇是出焉烏鎮故吳地吳越之民多秀而習俗澆漓且其地閭閻錯雜游敖蕩佚之風往往而有是書院之設實只合于家塾黨庠術序之遺意而徐君因與其徒藏修游息其教易入則其學易成抑比年以來魁進士科者皆在茗雪數十里

之內科目固不足榮多士而士各砥於學以應昌明之
運固余之志而兵備與徐君之所期者余故記之以爲
多士勗兵備名啟震乾隆庚辰舉人官山東運河兵備
道徐君名志鼎乾隆乙未進士曾官四川南谿縣知縣

重修關帝廟記

神廟在無錫縣城內崇安寺大殿之西偏明萬歷中先
八世祖舜峯公建也初建時猶襲宋封稱武安王天啟
二年加帝號逮

本朝秩祀益隆今其地析隸金匱縣大夫以春秋襄事
於此而吾家歷二百年皆以世所傳神誕日集子姓醵
金致祭妥靈揭虔至於今無廢嘉慶五年冬瀛自浙江
朝覲入京師還過家謁神廟廟故陋又久不修椽棟且
腐敗方謀新之無何移官湖南而從父都轉公書來言
工甚亟遂獨白金七百兩有奇乞都轉公主其役恢拓

前制堂階崇嚴孔碩孔固不三月事竣時嘉慶六年八月某日也神忠義神武英爽於爍廟而尸祝者徧天下固不繫一隅禋祀爲重輕惟聞我舜峯公之罷楚撫也屬吏衡州府同知沈鈇劾公賊罪公以是被譴旣歸建神廟自陳冤狀其後鈇獲罪相傳周將軍見形其家嗣幾絕而公後蕃熾甲吾邑殆神之昭應如是竊謂見形之說近於不經獨公之有後則理固有然者世嘗疑君子宜有後而或不必有後蓋自古貞臣烈士人雖沒而名不朽則俎豆胥饗卽不啻其苗裔之延於世惟夫功德在人而轉冒不韙之名不能見暴於天下則天必陰

爲佑之使其後人章徹於時而卒大白其先人之隱公
撫楚嘗以荒政活數十萬人見全楚奏議武昌郭文毅
爲之序今其事楚人無有知者而沈鈇誣公疏載衡州
府志瀛來衡洲始告於吾祖之靈撤而燬之而神廟適
於是時落成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是豈非神鑒
公之冤若有默相於冥漠之表者與工旣竣謹書此以
鑒諸樂石俾後之人知公誦於生前未嘗不信於身後
而獲佑於神者必無獲罪於天吾子姓報咎神庥無有
攸斁亦可廩廩於天人感召之理也已

○硤石紫微山白刺史祠記

嘉慶三年冬破迷上人過余公廨且言曰海寧州硤川
之上有紫微山者背山面川爲惠力寺卽晉寧康間尙
書張延光捨宅爲寺所稱志願寺者也唐長慶中白公
居易刺杭嘗登此山望硤石湖公自中書舍人出守山
名紫微以此僧素清住持於是旣嘗重修斯寺並建羅
漢堂學士盧公文昭侍郎錢公載先後記其事今年春
又建祠祀公請爲之記余考宋圖經曰唐紫微舍人劉
禹錫行縣至此海寧舊志則曰禹錫未嘗刺杭當是白
居易裴夷直硤川志又稱唐長慶三年居易刺杭秋八

月登此山望峽石湖作詩勒石明孫一元詩有白傅斷碑樵斧礪之句卽今紫微山也顧志中所載公詩不見於公集當是元明間人傳會而一元沿習傳譌未可遽信然則斯寺之有公祠固不中祀典歟余曰否否海寧故杭州屬邑公之刺杭也嘗洩西湖之水溉田千頃湖由湧金門入城出武林艮山等門會上塘河直達海寧至今沿塘民田猶藉湖水以資灌溉皆公賜也西湖向祀公於竹閣今久廢而海寧一釋子乃獨祀公於浮屠之宮以云報也又何論公之果至是與不至是歟余雖未登紫微而樂爲記之以見賢士大夫旣歿而民百世

不忘抑以見素清之賢也

新建蘇文忠公祠堂記

蘇文忠公之守杭也有惠政杭人嘗祀之蘇隄之上其後呂惠卿守郡奏毀之今孤山有四賢祠者合祀李鄴侯白香山林和靖及公迄無專祠嘉慶三年夏瀛偶偕仁和潘君庭筠無錫華君瑞潢汎舟西湖兩君言孤山有隙地向時地方大吏曾建屋十數楹以備館舍今就圯盍葺之爲文忠祠會杭人紛沓來請迺與僚屬各輸俸緡而杭之薦紳士夫亦樂醵錢爲助經始以嘉慶三年六月不逾月而祠堂成杭人志也方文忠守杭距爲杭倅時幾二十年所杭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而其治

行之最著者莫若興水利蓋西湖自鄴侯作六井香山浚湖水入運河迨宋漸廢而不理而湖中之葑遂成爲田文忠至而濬茅山鹽橋二河又造堰閘以備蓄洩取葑田積長堤以通湖之南北而民世世食其福卽所稱蘇公堤者是也夫以文忠生平大節忠言讜論比於陸贄其所莅之地民尸祝之奸諛能毀之於當時不能毀之於後世然則斯祠之建庶幾有舉而無廢焉也已祠在孤山之麓左卽四賢祠其前爲水仙王廟文忠書和靖詩後詩所謂配食水仙王者卽其處公之澤在西湖其英爽之所棲宜在乎是瀛代置浙西四年於茲鮮善

政足以及民者瞻拜祠下有餘愿焉董是役者卽華君
與武進蔣子某祠旣成杭人乞余文落之爰爲之記勒
祠壁

龍井新建淮海先生祠堂記

龍井之名何以著以辨才僧居龍井著也辨才居龍井何以著以余遠祖淮海先生爲辨才作龍井記著也先生以紹聖初嘗由國史院編修出爲杭州通判矣而其與辨才往還則在元豐二年時先生方自淮如越省親過錢唐與參寥訪辨才於壽聖院之潮音堂憩龍井亭據石酌泉爲之題名又爲之記乾隆乙卯春瀛監司浙右過龍井旣嘗摹先生像竝補書龍井題名鐫諸石嵌龍井壁間旣而思曰吾祖文章氣節與蘇文忠略同兩公於杭皆有遺蹟今文忠與李鄴侯白刺史林處士竝

祀孤山稱四賢而先生則無有祠而祀之者龍井故先生舊游處不可以無祀爰於隙地葺屋三楹中奉先生栗主而左則以辨才附焉瀛嘗按先生游龍井與辨才善旋別去其後先生倅杭在紹聖初而辨才示寂以元祐八年是先生再至杭州辨才已歿而龍井之名猶特以先生與辨才而著

聖天子時巡莅止

親灑翰墨

天文炳煜照耀山谷蓋賢喆之流風遠矣龍井故在風篁嶺上俗稱老龍井今龍井距風篁嶺半里許所謂壽

聖院潮音堂都不可考方先生倅杭卽道貶處州是以
無政蹟可見今粟主稱杭州通判者以先生嘗奉有倅
杭之命則從先生官宜也祠之落成以嘉慶元年十二
月朔日董其役者前浙江臨海縣知縣無錫華瑞潢龍
井僧廣浩

重修魯肅簡公祠堂記

平湖之有魯肅簡公祠也以公嘗令海鹽遂家於是而歿卽葬於是也公墓在平湖之桑園街其地故隸海鹽今析治平湖墓旁卽公祠建自宋仁宗天聖七年後屢廢屢修明之中葉公後人魯學周承周等置祠田邑令賴垓記之嘉慶三年戊午裔孫洪等復重修焉知縣事嘉定李君廣芸請余記其事公仕眞宗朝於時事多所論列其生平大節尤在諫止立劉氏七廟折樞密曹利用之權貴戚憚之一時有魚頭參政之目而其始仕則嘗由定遠尉調海鹽令邑濱海其東南境舊有港導海

水歲久湮塞公發鄉丁疏治之號魯公浦厥後思公澤
者有景魯堂思魯橋諸稱夫以公功在社稷非一邑所
得而私而其勤施於民合乎祭法則報功之典於是爲
宜昔漢重循吏延熹中嘗詔密縣洛陽留卓茂王渙祠
廟且訪古右賢式閭表墓者良有司事也柳季之壘樵
採有刑信陵之墳守衛無缺今以公之澤被茲土而祠
實與墓鄰則因祠以存墓不惟魯氏之子孫當世其祀
於弗替也已公裔居浙代有賢者余旣因李君請爲之
記他時過當湖擬更展拜公祠以致其嚮慕之思焉公
諱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咸平三年進士歷官右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再遷禮部侍郎贈兵部尙書初謚剛簡
改今謚事蹟具宋史

。重建三過堂記

三過堂者在嘉興本覺寺內。宋蘇文忠公訪蜀僧文長老處也。寺距郡城二十七里。卽古橋李亭地。公以熙寧五年通守杭州。其明年有事於潤。道橋李訪文長老於寺。後六年自徐移湖。再過焉。時長老旣病且老。又十年自龍圖閣學士出知杭州。復過寺。而長老死。公前後凡三過。皆有詩。而所謂三過門間老病死者。則公第三詩也。慶元初。有僧本覺者。亦蜀人。來住持。得公第三詩於禮部尚書楊公汝明家。遂集帖字同前二詩刻之。嘉定甲申。僧元澄始建三過堂。後寢廢。明萬歷中。太守龔公

重葺以祀公。郡人彭輅屬其門人周履靖貌公像勒諸石。烏虬跡公生平。雖蠻荒炎徼。輒有遺蹟。何獨區區斯寺。而後人思公不置。爲之堂。復爲之像。過斯堂者。可以興矣。嘉慶三年夏四月。余自京師還。泊舟寺外。間所爲三過堂者。寺僧際如導余入。見所置石像之室。頗庳陋。非堂之舊。爰與嘉興守長白伊君湯安議。釀金別建屋爲堂。中奉公像。而以左右壁嵌三過詩及前人諸碑碣。際如旣踴躍視事。以是年冬十月三過堂成。夫公故蜀人。遠宦數千里外。適與蜀僧遇。不勝其懷鄉去國之思。今余以吳人。官此絕無羈宦之感。動乎其中。蓋所遭之。

同不同如是龔公名勉無錫人歷官至浙江布政使蓋
徐鄉先進云

濯纓亭記

余以乾隆六十年還自台州過新昌游南明山山後有濯纓亭者亭設朱子像蓋紫陽氏讀書處也白雲翕然出巖戶泉漱漱循除鳴清泚涵渾可鑑毛髮余裴褻久之賦詩而別閱嘉慶五年權新昌令莫君來杭州諗余曰亭在山中多雨雪寢圯今已與教諭陸君築而新之請記之余喟然而歎曰亭之有無何足重惟以朱子嘗讀書於此其迹自南宋相沿以至於今有心者每爲之流連而不忍其廢則亭以賢者重也人可不勉爲賢者歟余方移官楚南將去浙莫君亦遷趙州牧去未知何

時復登是亭。惟陸君常得游憩是閒耳。爲之記。不禁慨然。莫君名景瑞。廣東番禺人。陸君名以誠。浙江海鹽人。記之者。無錫秦瀛也。

重修高子水居記

無錫五里湖之濱有屋數楹飛樓翼然背山面湖所稱高子水居也。高子於明神宗朝官行人以言事謫揭陽典史歸卜築於是。餘二十年始出歷官都御史復歸歸而遘魏閹之既投城中止水死。方高子之居水居也嘗自爲水居及可樓記讀書講學以其暇爲詩。吳下詩人如歸季思吳子往輒櫂扁舟過訪流連唱酬。高子造詣益深平生問學得之水居者爲多。古君子抱道蘊德山水林壑足以寄其仁知之樂。蓋出不徒出處不徒處皆不敢苟於其道。故卽其藏修游息之地亦有非偶然者。

已高子沒、水居寢廢、雍正初華劍光先生偕高子從孫紫超氏修而復之、先曾伯祖南沙公爲之記、而金壇王虛舟吏部榜高子水居四字於門、嘉慶五年冬、余自浙江入覲、還過家、弭櫂於此、距雍正初重葺時、又七十餘年、棟宇傾敗、越二年、歸自湖南、高子裔孫厚請於余、乃譖諸無錫金匱兩縣大夫、疏告同志、共勸錢若干緡、乃圻乃飾、旣斥旣治、經始以嘉慶八年三月三日、逾月訖工、督斯役者高子族孫際泰也、水居之制、高子記中未詳、都不可攷、今因雍正初重葺之舊樓、仍曰可樓、高子志也、堂三楹、顏曰水哉軒、仍揭虛舟吏部書於門、門外

爲月坡歲久坍塌費絀未及修前後方池擬植荷芰其中爰記之泐石陷諸壁且歌以落之歌曰湖之水洋洋兮思古人兮不見繫萬古兮茫茫羌登樓兮四望悵獨立兮彷徨

報忠祠記

雍正中

詔建忠義祠於縣學無錫之入祠者三人曰嵇永仁秦華鍾張令憲皆康熙間先後殉閩粵之難者也惠山尊賢祠左別有報忠祠者創自顧副使鏞卽儲貞義福祠增入數賢祀之乾隆丙申我

高宗純皇帝褒錄勝朝殉難諸臣吾邑自華吏部允誠而下凡得八人

賜諡入祠有差甚盛典也嘉慶己未從父都轉公與余議修尊賢祠而及斯祠余曰祠之所及者儲貞義以下

葛桓陸士隆施武曹懷楊淮張選華允誠龔廷祥孫源
文秦華鍾張令憲凡十二人今勝朝殉難諸臣錄內已
祀者三人華允誠龔廷祥孫源文未祀者六人王孫蘭
施召徵過俊民顧杲嚴紹賢允誠從孫尚濂皆不可不
與於祀典者也抑吾邑忠義之士自漢虞俊以來多列
於瞽宗之祀而有明一代以直諫及殉節著者如前數
人而外尚不乏賢鄉賢祠及忠義祠皆闕焉其曷可無
祀爰議進李孟善張文煥吳肇徐弼沈宗葛昊華鏞華
白滋堵允錫何以培許學秦廷珪又得十二人其旣列
於瞽宗之祀及有專祠者弗與何也懼其贅也其列於

瞽宗而先已竝列於斯祠者仍之何也不敢撤也議旣
定遂請於督學使者嘉善錢公樾檄縣舉行并爲記之

。李介節先生祠堂記

天地當棄除之運。舊命旣訖。而一二巖棲川觀之士。沈淪草莽。屏迹人世。且餓死而不悔。自漢以降。多有之。本朝之初。如吾吳徐高士侯齋。平湖李潛夫先生。之二人者。擬其志節。殆如論語所稱逸民者。非與。侯齋明舉人。其父文靖公殉國難。侯齋獨處靈巖土室中數十年。先生故居平湖之乍浦。亦以崇禎閒舉於鄉。鼎革後。髡髮入龍湫山中。已而復歸乍浦蜃園。蜃園者。故先生所築。遭亂。鬻於人。逮是其戚友贖之。以居。先生者也。自餘蜃園。僅存二楹。時時絕粒。寧都魏冰叔欲周之。謀諸侯。

齋俟齋曰李君不受人餽聽其餓死可也先生果不受
蓋先生之寤甚於俟齋而兩先生志行相似故俟齋之
知先生若是其淡也俟齋沒其鄉人卽其故居祀之今
尚存而先生沒後百餘年蜃園久廢子姓衰絕嘉慶八
年海上慕義之士高先生之風始請於乍浦副都統三
韓本公乍浦丞嘉定李君首蠲俸緡共集金若干兩議
於某地築屋若干楹祀先生詎始以某年某月訖工以
某年某月工旣歲貢生韓子維鏞來無錫以余嚮者婁
行部至乍浦企先生久請爲文記之嘗謂論語論次逸
民首伯夷叔齊夫武王以仁伐暴夷齊當無叩馬之事

史記所稱或妄而餓死首陽不降不辱雖武王無以救之我

朝得統之正遠軼唐宋勝國遺民卽仕無害於義先生
豈不識天命而必以苦節蜚遜者自處顧其耿耿之志
嶮然不滓介然如石之確而不可易且冰叔亦志節士
也祇以聲名太盛卒不免當途之物色而其與周青士
書欲以先生身後事屬倦圃曹侍郎似亦未爲知先生
者而先生逃名海裔數門埽軌卒偃蹇困踣以死殆尤
非它人所及余故記先生祠而并著之先生諱天植字
因仲後更名確潛夫其號鄉人私謚介節因以榜其祠

云

○諸城寶公祠堂記

諸城寶公由乾隆壬戌進士入翰林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乾隆乙卯降四品銜休致未及歸沒於京師邸第公夙以文學被

聖主知遇累主文枋前後凡三視浙江學政其初視浙學在乾隆丁丑戊寅間迄今已四十年所當時經公識拔者今或爲名公卿位相埒次亦歷官中外多著聞於時其後再三至造就益衆蓋公之學明體達用闡鄒魯之緒言而設誠致行篤於教士口講指畫不啻師之於門弟子故公之教澤於浙爲最深且久而浙之士亦至

今思之不能忘。前公去浙，浙人設位於西湖之崇文書院，歲時瞻拜，祝公長生。今公既沒，余故出公之門，又適備兵浙西，將別謀所以祠公。會諸生邵志純、孫邦治亦以是請，余以書諭諸江蘇巡撫費公淳。費公蓋公初視浙學時所嘗拔爲博士弟子者也。費公曰：「善。」遂於南屏山之陽，所謂淨居菴者，葺屋三楹，以其中奉公栗主，祀焉。祀之日，爲嘉慶二年十月朔日，與于祭者，山東運河兵備道沈君啟震、刑部主事張君時風、吏部員外郎張君培、監察御史潘君庭筠、編修陳君琪、候補道許君擎，皆公前後所得士。諸生卽邵、孫兩生，實董是役者也。先

是乾隆丙午浙江清查案起公方在浙

上有旨詢問公公直言無隱且糾平陽令黃梅貪黷侵漁諸不法狀

上韙公言而寘黃梅于法以是浙人之感公者不獨在縉紳士大夫間卽下至田夫販豎亦無不知公名公諱光鼐字元調號東臯世稱東臯先生其他生平節概見余所爲公墓誌銘

嘉慶戊午余建蘇文忠公祠於孤山之陽祠左別建望湖樓以淨居葺室湫隘因於己未春二月旣望遷公栗主於望湖樓上是記亦移昇焉并記

九谿營阮將軍祠堂記

浙江巡撫阮公嘗爲余言其先招勇將軍官湖南九谿營游擊宦蹟甚著公將軍孫也屬余自浙臬移湖南九谿實隸澧州之慈利縣余詢之澧州牧曰九谿故有將軍生祠其地軍民感將軍德將軍沒歲祀之數十年無廢蓋將軍在事時適城步綏寧兩縣苗匪數萬人踞山谷殺傷官兵肆劫掠將軍奉檄隨鎮尊鎮總兵掩捕駐三界谿苗匪悉精銳屯山口將軍身先士卒鎗礮矢石齊發斃賊甚眾賊奔潰復進攻八樹寨及南山大箐橫坡諸險隘次第克之首尾十戰案入數百里兵無少挫

功爲諸將最將軍以乾隆元年受事凡十一年遷河南衛輝營叅將去其在九谿曾請於督撫以官山周二十餘里上爲牧馬地下以瘞軍民之不克葬者它諸惠愛甚衆是以民尤德將軍將軍儀徵人諱玉堂字履廷號琢菴康熙辛卯武舉乙未進士由侍衛出爲游擊性好文史往往上馬殺賊下馬賦詩有古儒將風祠在九谿衛城有地一區向以其入給守祠者嘉慶二年守備馬建功九谿衛巡檢朱鳳藻曾重修今阮公寓書於余費白金若干兩屬慈利令柳萬泰爲增葺易土牆以甃而加封植焉守祠者史宏禮年八十餘故營卒少時嘗從

將軍捕苗匪猶能道將軍事爰誌將軍之澤之長茲以
諡後之輯志乘者有攷云將軍以公貴加贈如公官仍
稱將軍者從軍民所稱故官也

。橫州新建淮海先生祠堂記

橫州故有先淮海先生祠在城西之海棠橋橋之上有
淮海堂明嘉靖初吳興王濟言前守黃琮曾改爲淮海
書院訪之僅存壞碑數通已漫滅不可考蓋先生編管
橫州時遺蹟也上年嘉興錢君裴山以視學粵西過之
賦詩繪圖寄瀛杭州時南康蘇潭謝公適撫粵西而瀛
移臬來湖南廼寓書以修復屬公公已蠲俸緡別於橫
州之秀川書院構屋三楹祀先生而易秀川書院爲淮
海書院且命爲文記其事瀛再拜喟然曰有是哉公之
勤于是舉也古君子不幸罹黨阨遠竄荒微後之人每

爲之憑弔而累欷。而非有大賢官於其地。則前賢之蹟亦往往聽其自廢。而不克長留於人間。先生當日自郴改橫。又自橫改嶺海。宋末知雷州事虞應龍嘗合祀萊公東坡諸賢與先生於雷州西湖之上。文信國記之。今公墳撫粵西。旣修慶遠黃文節祠。又建祠祀先生。瀛非信國比。顧爲先生後人。不可無言。而公之賢當非虞公所及。古君子之所以不泯於奕世之遠者。不誠賴有賢者哉。且公之易秀川書院爲淮海書院也。抑又有說。禹貢稱淮海爲揚州。先生生高郵。揚州屬也。故世稱淮海先生。而公昔嘗守揚州。喜造就人士。橫州故僻遠。而公

欲使州人皆能興起於人文以比吾江左之盛不亦熾歟祠經始以嘉慶六年某月某日落成卽以是年某月某日瀛不敏謹序其凡復爲享神之辭曰

橫州一角天南陲千山萬山嚆子規海棠花謝蠻江湄熙寧遷客吁可憐姓氏長落同文碑華光亭下魂不歸魑魅躑躅狼狽悲中丞構築嶢新祠靈風颯沓帔神帷寒泉秋菊噉一卮嗟彼章蔡骨已糜維公髣髴猶在茲

。朱氏祠堂記

外舅朱南廬先生家邑西陽溪之上生平敦內行淳謹
愿慤鄉里稱長者今年年七十適婦弟旭以前一年登
賢書人咸謂先生忠厚之報家故有祖祠在所居之西
偏不數武歲久不葺先生闢薙荆芳重加黝堊壘山石
植花藥稍復舊觀迺寓書於瀛曰吾先世自丹陽遷無
錫未有顯者先君子樸齋府君負經世才不遇而慷慨
好義戚族待以舉火雍正十年邑中饑首呈請縣大夫
輸粟百石竝出私錢領運官米設厰散給全活甚衆又
早失怙事余祖母孝祖母疾躬進湯藥旣劇矢以身代

沒擗踊號泣水漿不入於口嘗以欲立宗法宜先建宗
祠於宅旁隙地鳩工創始并輸田若干畝以贍族人朔
望率吾兄弟拜謁延名宿督課其中設示教條皆有法
比捐館舍吾兄弟分析家漸落數十年間吾伯兄旣前
府君沒仲叔兩兄亦相繼淪謝輩行盡矣余衰老懼祠
堂傾圯廢先人之俎豆故略事糞除先君子遺行竝附
述一二子其爲我記之瀛受書卒讀知樸齋府君之賢
而外舅繼志之孝亦非他人所及閒論邑中山水自龍
峯蟪蛄而西岡巒回互忽斷忽續陽溪諸水浩杳鼎渺
潏洞演迤而朱氏適居是閒百餘年來潛德之光宜在

今日爰述書中所言以爲祠堂記卽以復於先生以爲
何如也

重修蔣侯墓記

蔣侯崇仁墓在錢塘縣欽賢八都垂字號侯與弟崇義崇信同葬處也按志傳侯宋宣和間人先世居西谿以村中皆蔣氏名蔣村其後徙城內興德坊侯生焉值方臘亂陷睦衢歙等州將寇杭侯散貲財募義士力拒于赭山之陽賊不敢犯賊平有欲上侯功者侯堅謝乃寢高宗都臨安居民填溢食米不繼侯預籌備荒之策乃倣常平倉法廣糴米穀困貯之歲歉則如所糴之數糴于市秋毫無所羨其他施賑之事甚多侯沒崇義崇信踵行之里人銜其德卽侯故居祀侯淳熙中更立廟于

興德坊之鹽橋卽今所稱鹽橋蔣侯廟是也。而墓遠在鄉僻子孫衰零久不治。比者甚將去其封樹而售他姓掘之深三尺許下皆青石鱗次斯之以斧烟壙出。昧衆目遂止。城中父老聞之僉曰侯有功德于吾杭墓曷可廢爰醵金鳩工而加保護焉。先是邑人梁侍講同書旣書王曾祥所爲鹽橋廟記。礪石立碑于廟復以墓之重修也屬余記其事。烏庠方侯之旣沒也會江湖嚙岸勢洶湧沿江民禱于侯廟潮漸殺繼而臨安大火逼鹽橋忽雲中見蔣相公幟號火亦熄相公者民之所以稱侯者也。侯之靈異不勝舉宜啓其墓而其靈益著歟。夫怪

與神皆孔子所不語。然神依人而行。先王緣之以設教。往往默示感應。用警夫蚩蚩之氓。而崇德報功。國家著爲令典。杭人於侯降其廟祀。而又懃懃于侯之墓。是則杭人之義也。皆可書。

重修邵文莊公墓記

文莊邵公既沒之二百七十年墓寢廢其七世族孫綸錦重修公墓既蒞事其友賓廷棟寓書於杭屬余爲文記其事而鑱諸石有明一代講學之盛首稱吾邑東林而公生宏治正德間創書院實開顧高之先然跡公爲人中剛褻和不爲嶢嶢之行方武宗朝逆瑾枋用士大夫多不安於位其甚者且爲極人所辱公嘗以不肯劾平江伯陳熊忤瑾意投劾歸里瑾誅起用復以乞養歸再被召竟不出點易著書優游容春堂中粹然稱巨儒而世亦無更有嫉而中之者公嘗有言願爲眞士夫如

公進退無媿殆眞眞士夫矣公少孤家貧贈公之葬不具禮其後公貴母過太淑人營壽藏於惠山之繡嶺太淑人沒距贈公葬時已閱五十九稔欲遷葬贈公不可乃葬太淑人於繡嶺而公之沒也實祔焉桂文襄萼誌其墓綸錦嘗求公墓不得旣掘地得文襄誌銘始識公所葬處吾邑先賢冢墓其子孫旣衰類多湮沒不可考今公之墓得綸錦而廢者復修厥功爲甚鉅公又有祠在惠山所謂尙德書院也顧兵備光旭嘗葺而新之與此事皆可書重修歲月爲嘉慶元年丙辰二月余以二年十一月旣望爲之記

。李子發夫婦家記

李子發邑東郭人妻沈嫗乳先妣因偕至吾家云予五歲患痘甚劇嫗伴余宿子發爲先妣日禱神廟延醫治余六歲就塾師讀書子發輒負予至塾暇則市粬救檀梨之屬陳余几上以悅子聞余能讀書則喜無何子發死嫗仍隨先妣以居先妣連舉余兄弟姊妹八人皆先後隨嫗宿余家貧貸米監河偶爨婢竊私米嫗覺語先妣扶之人以是多畏嫗嫗代先妣任操作每嚴寒龜手炎暑汗浹背無所避至老猶然余爲諸生試數困有戚戚之色嫗謂余曰阿官終必遇無憂比余捷鄉舉而嫗

小坡山人文集 卷四 四
已沒悲夫子發夫婦有一子早死子發之先於嫗二
十年嫗之沒則以乾隆辛卯八月余合葬之青山塢又
十六年而余爲之記其墓

杭州育嬰堂記

杭州之有育嬰堂也始見之宋高宗紹興十三年與理宗淳祐七年曰慈幼局其後漸不可考

本朝之初建堂於吳山之麓繼遷今地卽舊所稱武林驛也其制貧民有棄兒於道者官爲收養傭貧婦就堂乳之日給錢米令杭州總捕同知司其事余監司浙西兩年於茲總捕同知歲時申報率歲斃嬰兒數十人余憫焉詢諸郡人邵秀才志純志純告余曰掌地故廣袤今漸隘堂中洩穢之屬無所出向納諸溝以達外溝久淤遇大雨水浸屋舍且值炎暑鬱蒸乳婦感其氣者輒

病兒食病婦乳是以多斃余聞而避之遂謀諸會城司
道躬先倡始郡人許擎孫廷鏐陳嘉穀呂嗣林沈宗基
邵志顯邵志錕高鳳儀孫邦治咸踴躍將事濬其淤而
購石材以覆溝之上又以乳婦汲水艱瑩井三以利其
汲焉先是余備兵溫處溫處之俗有育女不舉者余旣
嚴申其令喟然而歎曰人無不愛其孳息者孳之而忍
溺之非盡其父母之不仁也蓋由

國家承平百數十年生齒日衆山陬海澨之民其所產
不足以給其所養不得已忍而出此此爲民上者之責
也無何而余奉

命遷調來杭杭財賦擬三吳商賈輻輳人物蕃富非溫處比顧閭巷井陌之間貧民殆十居七八其甚者子女或幼鬻於人或生棄於塗皆所不免三代以降井田法廢所謂十五以下上所長十六以上上所彊者其說不可得行而兩漢風俗猶爲近古章帝之詔有曰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廩給如律蓋後世所謂育嬰堂者實權輿於此我

朝重熙累洽湛恩汪濊凡所以養老慈幼卹鰥寡拯廢疾之具無不備而浙中育嬰之法行之有未能盡善者何歟蓋浙中旣以其事責諸郡丞而丞倅之設率供大

吏差遣之役任其事者多非本任而權攝之員又每歲數易宜無暇悉心講求而無以稱

朝廷之德意也杭之人士聞有是舉醵金襄事凡費錢五百緡不一月而淤者通穢者除此又古者比閭族黨之義所爲擴而充之而有位者之所樂爲勸焉者也爰記之俾後之人有考云

湖南按察使題名記

康熙三年

詔偏沅巡撫移駐長沙設布政按察兩司湖南之有按察使自此始按察使於古兼勸農之官其後專司提刑元初立提刑按察司至元中改按察司曰肅政廉訪司明仍稱按察使

本朝因之平亭刑獄雪理冤濫按察使職也然按察使雖專司提刑其所按州郡大小吏之賢不肖地方之利害與夫民所疾苦無不當察非是不足以稱蓋其職有在刑法外者若惟治文無害爲克舉其職則習法家言

者多能之。何況惰廢官事。訟理失平。甚且以姦貪敗檢者哉。湖南北連荆郢。南迤黔粵。風俗險健。獄訟繁多。近年以來。民益疲罷。號稱難治。今年春。余自浙江按察使奉

天子命來此。惴惴焉懼無以副

朝廷之責任。竊備攷康熙三年迄於今之充斯職者。自李公榮宗以下。共得若干人。書其姓名。勒諸石。若者良若者否。冀後之人可攷而知焉。顧以百數十年間。歲月不爲甚久。而其人已大半無有。能道之者。官之不足重人如此。益以重余之懼也。

○岳氏銅爵記

吾友桐鄉金比部德興藏有銅爵一蓋岳忠武王孫珂所製以祀王者也爵高五寸六分深二寸七分口徑長四寸五分闊二寸三分腹容四合重五百十四銖中鐫精忠報國四字三足二柱左側有小印曰岳珂建造舊傳嘉泰四年珂鑄祭器奉祀忠武此其一與比部以爵爲岳氏物不敢私將訪王裔而歸諸王之廟或曰珂家嘉興之金陀坊坊故有王廟爵故珂物宜仍歸金陀坊余獨以爲不然王之廟最著者曰湯陰曰西湖湯陰者王舊里而西湖則南宋故都且王葬處也非金陀坊比

王之精靈固無乎不之而西湖之有岳廟雖賤至丐夫
寵婦無不過而生敬者高宗之勅王父子之像其守墓
子孫至今藏焉是爵也歸於西湖之廟當亦珂之志也
比部聞而趨之遂歸之而余爲記其事時嘉慶二年某
月某日也

拜石山房記

顧響泉先生以乾隆壬申成進士爲戶部郎御史給事中
中有聲旣出外爲太守監司權臬事又有聲年未五十
告歸遂不出先生故有祖祠在惠山之麓以祀明憲副
洞陽先生者也洞陽先生當武宗朝以直諫稱與同邑
楊公淮黃公正色張公遷號錫谷四諫旣歿而撫吳使
者海忠介公疏請建祠祀之又有竹素園者馮僉事夔
築園中蓄石最奇邵文莊公嘗賦之其後園歸洞陽先
生家今久廢而石尚存先生家居旣久於祠增置屋楹
而昇園中之石於祠顏其室曰拜石山房而屬余爲之

記或問於先生曰襄陽米芾性愛石見嘉石輒具袍笏拜君殆有取於是歟先生曰否否惠山爲東南勝地石之嘉者求諸榛莽巖壑間所在多有又何有於茲石余之以茲石移舁是間重先澤也顏曰拜石用以寓吾尊祖敬宗之意云爾先生之言如是顧余以爲不寧惟是易曰介於石言君子中正自守確乎不可拔其介如石也洞陽先生抗疏先朝其耿介特立蓋有石之德焉先生生逢

聖世敷歷中外所遭不同而先生之人則惟洞陽先生是師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後之過山房者睹茲石肅然

動容如見洞陽先生正色立朝時矣先生曰善遂書之
以爲拜石山房記

吳蓬記

小峴山人官京師卜居宣武門外其堂之西有齋焉形
似舫自顏曰吳蓬山人瀑直之暇坐臥其中晏如也客
有問於山人曰子吳人也生長江鄉性狎舟楫具區之
濱五瀉之側清如滄浪明如茗雪浩淼瀾縈青縹白
有絳有艤有舫有鰈風檣雪櫂烟蓬雨笠子於是瞰極
浦頰長川老漁擊汰小漁扣舷浩歌發兮弄明月采芙
蓉兮臨潺湲洑通范蠡之港木落春申之山信鮭菜兮
足好庶相羊兮忘還子於斯時樂如何焉今乃抗烏帽
趨黃埃馳驅朔堦子長街馬勃沒蹠牛溲汚輦卽或

休沐稍暇偃息是齋而惡客屢錯羣奴聲厯無烟水之
足以適其性鮮魚鳥之足以怡其懷且子年已五十官
止曹司旣不能如仲長統之樂志與孫興公之遂初而
徒託跡人海繫情江湖不亦陋歟山人曰雖唯否否琴
瑟之音膠於一則滯天墜之理見其大則泰寄吾心於
虛舟渺劫堂於浮芥余惟隨所遇之適然而不知簪組
之是絷也方余退而居此目不睹塵撻耳不聞鈴馱延
西山之夕景納南榮之遙籟不啻雲夢之入吾胸而曾
不能以劑懣此卽吾莊生之不繫又何必揚舲鼓柁始
爲逍遙物外耶客旣退遂書之以爲吳蓬記

。知愧齋記

知愧齋者府尹聽事堂之東余所居以治文書接僚屬者也尹之名始見於尚書漢時京兆尹其秩頗尊唐宋以來韓歐諸公皆嘗爲之而包孝肅之治開封也風裁峻厲時有閭羅包老之目今順天府府尹官廨有包公祠先是蔚州魏敏果爲府尹嘗書於聽事之堂曰我愧包公其額尙存余不敏才行無似乃亦來踐其任聽事於茲實懼且慙因顏其堂東之室曰知愧齋舊制三品衙門印皆用銅惟府尹得用銀印

世宗憲皇帝之訓辭曰非剛正廉明弗克勝任蓋重之

也。乾隆十四年後，雖特簡大臣兼管，而印仍歸府尹。肅清畿甸，鎮撫百姓，宜思有以塞是職者。顧數十年來，因循窳惰，僅成畫諾。於一切政事，槩讓之總督。卽兼管大臣，亦多不復詰。優游拱手，靜若無事。而部臺得以勢相諉起而撓之。若任事一不當，則轂下耳目甚近。物論遽起，聲名頓敗。以不專之權，加以易撓之勢，重以易敗之名，其爲可憂也甚矣。而澤不被於三輔，化不行於列牧，烏能無愧乎？彼敏果之所謂愧者，余不更有愧於敏果乎？夫世固有居其官而不知愧者矣。居其官而知愧，不愈於居其官而不知愧者乎？然知愧而無以雪其愧，其

又庸愈於不知愧者乎顏曰知愧益以重余之愧也

。呂太宜人遺像記

代家大人作

吾母姓呂氏世居泰伯鄉走馬塘外祖雄於貲生三女
吾母其季也吾父少而委禽焉外祖早歿外祖母黃孺
人予田三百畝奩飾器用備具女御者二人來歸年六
歲祖母鮑太宜人最奇愛之教以方名書數絲續文繡
兼及烹飪調和時吾宗方隆盛太宜人以所餘積田七
百餘畝年十八始成禮雍正初伯祖南沙公掛藩邸事
罷官繫縣獄吾祖叨菴公仗助罰鍰家以大困而吾祖
生長富厚飲食故豐吾母以冢婦持家計饌具必求時
物吾祖遇滑甘輒食不下咽必分餉伯祖卽有餘吾母

不敢復進晚飯後必請明日所膳某兒時侍側見吾母
每日手治以進吾祖下箸無他言則喜自是裝資皆泯
焉無有而吾母所以事吾祖者無改也卒時年三十三
乾隆庚子吾父命某裝池先世像及吾母像曰汝母
賢其書數語於上噫吾母始歸則妾而婦也備物以養
舅姑則婦而女也歿時某幼小所可記憶者僅如此

○橫山丙舍圖記

吾邑濱湖諸山最高者稱軍嶂。繇軍嶂蜿蜒而西，迤邐象諸峯，以至許舍之橫塘。塘之上有山焉，曰橫山。山不甚峻，而逶迤有致。以其在橫塘之上，故名。乾隆丙午夏，瀛居憂爲先人卜窆，多從從父觀察公偕江右張孝廉宿挈舟漆塘。張君故善堪輿術者，自漆塘登岸，上下原麓，凡三日無所得。時以盛暑將返，櫂經許舍而橫山適當其前。從父指點語瀛：「是山左右抱於形家言宜。」因取道攝衣梯崖谷，至山之半徑，稍夷。亂石如眠，羝栝檜松，樾參錯蒙密。錫山龍光塔若几案列而梁清溪及五里

湖諸水自石塘橋趨入俱在趾鳥之下先是嘗夢隨先大夫登一山先大夫表裏遊憩曰是余永宅也茲山所歷憊恍如夢詢之張君曰吉遂向邨中蕭氏購得之而以先大夫暨先宜人合葬焉明年春瀛擬置墓田築數楹其旁而服闋北行卒卒未暇閱四年屬長洲曹君銳寫橫山丙舍圖女弟之夫武進萬君恂適來都下又屬寫長卷烏庠許舍林壑嘉美而塋在橫山之上一二十里之外卽隱然望見焉瀛每以歲時上冢歸舟中回視橫山恍如吾父母之登於山而望其子輒爲黯然愀然今先人魂魄長依是間而瀛繫官京師遠違邱隴所謂

丙舍者尚抱虛願而白髮侵尋不知老之將至其以斯
圖券之可乎圖既成迺謹敘始末而述其志如此

○ 揖峯亭圖記

自處州洄溪徑石門灘溫溪諸水以達於甌江而溫州郡城適當其衝睥睨壯麗爲一都會郡城諸山海壇郭公華蓋翠微之勝環繞崑靄而同鵲山在郡城之西亦適當江之衝山故有亭明成化年間築見於郡志今久廢山之麓爲廣濟廟以祀宋熙寧年間神神姓林氏諱三益溫之瑞安人也乾隆五十年郡人張國彪等籲請當事擴而新之爰卽其地增置臺榭池館壘山石玲瓏巉刻而其巔有所謂揖峯亭者俯瞰甌江面掛彩華嚴黃巖諸峯若相拱揖狀時余同年吳橋方君林爲郡守

取以名之遂爲城西名勝癸丑冬余以分巡莅溫閱四月偕權郡丞山左焦君汝甸謁廣濟廟登斯亭翼日張國彪等繪圖以進將付剞劂而請余爲之記且夫登臨山水騷人墨客者之事也士大夫官於其地勤勞政事宜有所不暇及者然政貴養民必先自養其心心所得所養則優游寬裕施之於政者無不平而登高眺遠俯察仰觀足以抒其鬱伊導其悅豫於政事亦不爲無助浙東山水旣甲於天下又適當

國家承平百數十年海上無桴鼓之警年豐物阜民氣和樂余與僚佐偶以其暇從容讌游憑闌四望撫城郭

之鉅麗、睇山海之浩渺、當益思休養生息、所以致此盛
者、而非僅供一時眺覽之娛已也。至於亭之左右、雙桂
有堂、七賢有石、濯纓有亭、鑑池清冷、石梁綿亘、皆見於
圖、不屑屑詳也。而廟之顛末已見於前、觀察元和沈君
樹聲所爲記、不具書。

○蘇潭圖記

蘇潭者謝蘊山先生南昌別業池名也蘇潭曷名先生之師閣學翁公所以號先生者也蘇潭曷以號先生先生故居南康之蘇步坊舊傳爲蘇文忠游歷處其井曰蘇步井翁公過之易之曰蘇潭爲作銘而卽以蘇潭號先生也翁公旣以蘇潭號先生先生遂取以自號後自南康遷南昌不忘蘇潭之所自始故其別業之池仍名以蘇潭也今先生方爲浙江布政使計自太守而歷監司廉訪以至方伯先生之離其家者十數年不惟南康蘇步之潭不可得見卽南昌之所謂蘇潭者亦僅寄諸

夢想此先生蘇潭圖之所爲作也。圖旣成而屬余爲之
記。烏庫余未至蘇潭也而得交於先生。交先生如至蘇
潭矣。又得因先生而見蘇潭圖。更如游蘇潭矣。先生語
余南昌有小園鑿池其中。池之上壘石爲山。購亭曰來
鶴亭。亭旁爲鴻雪舫。其東爲香雲書屋。又東爲樹經堂。
堂之後爲居室。先生之言如是。今披是圖。歷歷可指。且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莫小於潭。然當夫甘泉潄沸騰
致雲雨。雖一潭而澤物之功。往往與溟渤爭能。先生昔
居蘇潭。方欲自遂其沼沚之樂。及其出而用於

朝廷爲

天子大吏則蒼生方待其膏澤非區區蘇潭所得而私
先生也抑浙江自唐宋以來官於茲者不乏獨稱李鄴
侯白香山及蘇文忠三刺史今西湖之上文忠之澤猶
在先生位邦伯尤非刺史比俯仰遺跡思所以不媿文
忠者不必蘇潭亦焉往而非蘇潭也耶作圖者誰錢塘
布衣奚岡字鐵生

○貞壽圖記

嘉慶元年二月、桐鄉金節婦年六十、距其夫之死、已四十有四年矣、先是乾隆五十八年、其宗鄰具節婦事實、上之有司、有司以聞於

朝、得

旨、旌門如制、及是屆節婦週甲之辰、方處士薰寫松石爲圖、以壽節婦、又閱一年、爲嘉慶二年六月、比部金君德輿持是圖來杭州、屬余爲之記、節婦姓王氏、適貢生金際塋、金故桐鄉著姓、而際塋無兄弟、不幸以療疾、夭時、節婦年十七、無子、將殉焉、而節婦舅氏一疇多方慰

論之曰吾老矣如天不絕我嗣復舉子子長而生男卽
後汝汝豕婦何遽死爲節婦乃強起視事際塋故旁生
子其生母死而繼母在節婦勸其姑爲舅氏廣置簪室
遂連舉男子四女子七四子者以報以執以垂在茲不
十年其舅姑相繼歿子女皆幼節婦佐其庶姑劉張馬
鞠育之卒爲四子娶而嫁七女其間爲舅姑及其夫辦
治窀穸悉中於禮今以垂舉子元鑑後節婦余惟節烈
之行世所豔稱顧烈婦以身殉夫而節婦者堅貞不渝
往往多壽考其節同而轍則異也今夫物之貞者莫如
石而樹之壽者莫如松節婦喪其所天歷艱屯連蹇之

遭而確然不易其守。草木黃落。百物萎死。而凌霄之姿。雖蒙犯霜雪。而無改柯易葉之態。處士寫是圖而題曰貞壽。此志也。余故參傳體記節婦之生平。如此並以復於比部。

○牽衣圖記

牽衣圖者余爲殤兒緇承作也兒生母戴事余數年久無子嘉慶六年余官湖南戴祈子於臬治之七聖廟逾年生兒兒生之日適爲余六十生辰爰呼之曰六壽命名緇承而字以應衡越月余乞病還里門挈兒還兒三歲卽解識字聰慧異常兒嘉慶九年隨余之廣東余每日辰出午歸兒探知余歸卽先至聽事堂後迓余攜余入兒飯必候余余不歸兒不飯余與戴皆篤愛之嘉慶十年兒四歲會余以是秋擢浙江布政使兒又隨余至杭州無何余北行兒送余曰爺去耶時余得心悸疾自

別兒常夢兒。余病愈。留京師。而兒以今年正月二十五日死。年僅五歲。自是而兒遂不復見余矣。兒既天。家人匿不以報。越數月。始得真耗。余哀之。屬嘉定嚴香府作是圖。圖中坐者余也。侍者兒生母戴也。垂髻而牽衣者兒也。烏虜兒其終不復見余也乎。

祠山廟增建廳樓記

祠山之神舊傳湖州有顏魯公碑其文漫滅難攷而不見於魯公集豈軼之邪抑贗著邪旣讀宋儒葉水心先生集有祠山禱雨及謝雨文而王文正亦有祠山感晴詩蓋神之靈異著在祀典而無錫之爲縣毘連荆谿遼長興相傳爲神濬河開瀆之所望湖門外有廟焉邵文莊陳筠塘太常先後記之以爲有功德於民則祀之禮也守廟道士華滋泉職補治旣募修大殿及廊廡之屬復築樓後圃凡五楹樓之下爲廳亦如之工竣諭記於余余榜其樓曰四照而廳曰孚澤其在於易中孚豚魚

吉又曰乎乃利用禴惟神之德能信乎民而民之事神
處於中正而行以忠信有以邀神之佑無有水旱螟螣
疵癘天札以凶於民而戕其生上天降康澤孔之厚民
用享祀不僭不忒所謂孚也抑余嘗登樓而望雉堞隱
見林樊閒錯平壤繡續卦畫綦布頽臨清谿則鏡波藍
浪梁栁動搖北眺九龍諸山拱揖賓伏朝霏夕煙掩映
晻靄殆不獨栖神勝區旁照四逵而邑之士君子流覽
賦咏亦足宣鬱鬱溼導迎清曠設復有如文莊太常者
出當更樂爲記之無疑已是役也陬始以嘉慶某年某
月落以某年某月至神姓氏與生降之時與地以迄靈

異之蹟見於前人之著述者不復具而惟舉余所以名
廳與名樓之義著於篇後之人其亦有徵也

重修淨慈寺大殿記

乾隆乙卯竊監司浙西過西湖之淨慈寺住持僧際珍
諡余曰寺故名刹

天子數嘗臨幸而祝

聖都道場也大殿軒翥宏麗甲他寺今歲久不葺楹柱
朽蠹懼就圯謀所以新之無何際珍歿而際祥自吳興
移主斯寺以工鉅力弗勝逾年今中丞長白玉公來撫
浙際祥亟請於公公曰然哉其曷可緩遂首輸白金一
千兩鳩工庀材諏日立柱礎架梁庀公親往視浙人聞
之均樂出私錢爲際祥助始嘉慶丁巳九月迄戊午四

月大殿成寺在慧日峰下建自周顯德中號慧日永明
院宋太宗賜壽寧禪院額紹興中改今名我

聖祖仁皇帝南巡幸書淨慈寺額以賜又嘗奉

勅重修

親製碑文勒石

太上皇帝繩

武時巡至浙江輒

臨幸焉公之撫浙也飭綱紐劇教化農桑學校次第興
舉而所以爲治要不外蘇枯振槁煦嫗噢咻以成其羣
生在宥之志於孔孟爲仁於釋氏爲慈悲兩浙之人無

不被公休澤蓋公向者陳臬事掌邦禁已活人無算而
適奉

天子命來此以嘉惠我元元時和政理百穀順成公得
以蒞事之暇修廢舉墜及於斯寺是公之於一寺猶如
此况其宣播

聖德汲汲於政治之大者哉工旣訖際祥請爲文納之
於壁瀛備位茲土樂觀厥成因念大殿重修之繇實繇
於公而際祥藉是以竟際珍未竟之願亦公之所與也
爲謹記之如此

○南禪寺增建禪宇記

南禪寺在無錫南郭外、今析隸金匱、梁太清初建、名護國、唐易靈山、宋天聖間重建、賜額錫福禪院、雍熙中有僧人及舟師感異夢、始稱南禪、廢興者婁矣、其地密邇城郭、運河之水周其下、浮圖矗林表、至今號爲名利、乾隆四十六年、住持靜菴名際慧、廣募檀施、重修大殿、建西方殿、并建鐵佛樓、旃檀林、圓明現蓮、南小隱、而壁軒甘露門、規制增廓、鉅偉靚深、靜菴故東南尊宿、開堂接衆、遠近鯢鯢多敬禮之、無何靜菴化去、而其嗣法弟子勝林主是院、先是寺之東偏有觀音地藏兩殿、屬隣僧

戶之至是歸于院棟瓦漂敗階楯侈折勝林累積施舍
金錢首裝大殿諸尊者像而觀音地藏兩殿次第舉工
並斥頽屋築藏經樓五楹勝林神杼目營手揮指畫廊
廡山門僧寮塔院廣檐崇阿白塗丹暨事方集會余自
湖南謝政歸過而稱歎勝林曰是皆諸檀施力某何能
請公記其事庸章衆善余惟能仁氏之教徧于天下一
閩之市精藍森布而有舉無廢益加闕焉是徵賢住持
不爲功夫以釋子於所居之宮是恆是崇其徒方衍衍
施施而未有止儒者以爲病然以視士大夫廣第宅以
自娛娶且以庇其子孫者其心之公私固有間矣且能

仁氏之教釋子能張之而有守土責者往往見聖賢之廟宇剝落傾圯輒諉於事殷力詘而不之顧則其爲人賢不肯何如哉余故記之不獨以誇於世之凡爲釋子者也勝林名了成助其役者雲來名達盛經始以嘉慶七年十二月訖工以嘉慶八年六月施舍姓氏則書於珉

重修印江菴記

鎮海故定海縣也。其山有巾子，候濤蛟門虎蹲，烏石鴈門之奇。其水有黃崎、梅山、鳳浦、澥浦之險，而大浹江自蛟門分派，洪濤澎湃，轟轟砰霆，日月蕩涵，照耀城郭。尤一邑之鉅觀也。江有亭焉，曰利濟。其亭之東，則爲印江菴。菴建自何代，不見志乘。歷年既久，宋桷彫剝，繪塑黝黯。邑人沈某過是菴，始出橐中金，僱工庀材。其邑之人僉樂爲之佐。工旣歲，丐其友長洲朱某屬余記其事。蓋自象教徧於海內，而四明爲浙東名郡，濱臨重洋，補陀落迦舊傳第二十八參觀音說法處，梵宇琳宮，甲於明

州其他寺觀之盛萬萬不如補陀落迦而茲菴尤其小者其廢興宜無足輕重顧以地鄰城郭於商旅往來祈禳膜拜爲便而海舶風颿歷歷牆外晨鐘晚唄遙與潮音相會亦足增斯邑名勝之助則沈某是役其善爲不可沒也菴故庫狃勵容僧徒三四人今者拓而新之釐侵冒闢荒翳甃甃輻輳集事孔易前建大門中構寶殿三楹後爲香積廚東西列以兩廡規制視昔有加甃砌比櫺金碧煇耀開工以乾隆某年某月某日訖以某年某月某日余雖未至是菴而徇其請而爲之記俾後之志邑乘者或當有取焉

孫氏先塋連理木記

余友孫君星衍官充沂曹濟兵備道丁母夫人憂歸今年春展祭其遠祖愛月公之墓得異木兩樹駢枝團團如蓋君曰此連理木也爲文記其事引沈約志所言王者德澤純洽則木連理生及終軍對奇木言衆枝內附示無外也云云以爲

國家之瑞君之辭當不妄又屬余綴言識之余惟自古理平之世民物熙皞上天降康休嘉協應往往徵於草木雙岐之麥同穎之禾圖籍所載不可勝紀且聞孝經援神契云德至草木則木生連理今

天子純孝甫親政仁風翔洽猶日孜孜求治方

詔司天之官勿諱災異勿侈儻美瑞而連理木適生是
時蓋理者治也萬物罔不就治斯天澤餘潤蒸爲瑞物
然而木特生於孫氏之墓者何也且夫瑞應見於一家
可以推諸天下而天下之瑞亦卽於一家見之孫氏自
愛月公以來代生賢喆最著者爲文介公慎行文介丁
否塞之運不竟其用而君幸生

聖世居家孝友旣以高才登上第爲比部郎及權臬大
小東皆能平反冤獄蓋足以召天地之和者至矣今者
以憂歸行復出而爲

天子用以君負經世之志。又當用才之時。世已治而益求其治。不能無藉於賢人君子家之珍卽。

國之祥。君其勉乎哉。墓在常州之西郊夾港口。愛月公諱儼。蓋君十一世祖云。